

百年情怀 千年根基

◆ 邵琦



区。居氏兄弟晚年又在十香园“紫梨花馆”设馆收徒,培养了高剑父、陈树人等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门下弟子逾百人,影响当时广东八成以上的美术教员。而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后来又留学日本,学习了西方古典写实技法和日本洋画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高剑父开办的“春睡画院”、高奇峰创的“天风楼”,不仅开了新型美术教育机构的风气之先,还培养了赵少昂、关山月等岭南画派的新一代中坚。几代人接力打造的岭南画派的写实特性,既有对两宋工笔的传承,也有对明清写意的融合,同时也吸收了西方和日本的相关技法,是在植根于传统,又不择细流的包容与融合中,创建的中国近现代最具特色的一个重要流派。

写实性的画面往往拥有最广泛的受众且能到雅俗共赏的境地——亦即具有高视觉还原度的画面,对观赏者来说是无需前提条件的:直观即可懂。不像以个人自我修养为旨归的文人画那样需要以接受笔墨写意的训练为赏画的前提。其次,在表现题材上也更接近生活和社会现实。正是这种画面的公众性特点,使得岭南画派更契合“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开启民智”的要求。这在客观上使岭南画派的作品更好地发挥宣传教育的功能,同时也更务实地贴近市场的要求。从此次展出的“匕首投枪”“激情岁月”“改革开放”等板块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岭南画派在面向公众以表现时代、讴歌生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将岭南画派的写实性和公众性特点,归因于广州是通商口岸,故更多地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妥的、片面的。同样作为通商口岸的上海,虽然也有写实性的画家,也不乏表现社会和生活的公众性作品,但在主体上还是以自我心性修养为旨归的写意文人画为主调。尽管

在上海也有广东籍的画家带着岭南画风前来交流,如黄幻吾等,但也终究只是海派海纳百家中的一家而已。写实是技法,而技法选择的背后是文化。

岭南文化,通常认为是由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构成。其实从更长远、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是唐宋(当然也可上推至更久远、更广阔的历史时期)中原文化在百越之地的存留与发展。中国文化在唐宋时期是以构建社会秩序为核心的,是社会公众特性的;明清时期则以圆满个人修养为旨归,是私人特性的。由于地理、交通等多方面因素,岭南文化更多地保留并体现了唐宋中原文化的社会公众性特点。这不仅体现在粤语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古音上,也表现在对宗族祠堂——“家文化”的重视,更体现在勿忘“王师北定”的历史情怀中。因此,当满清朽败之时,公车上书、变法图强的是岭南人,发出“盛世危言”的是岭南人,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并付诸革命的是岭南人,铲除帝制、起兵北伐的也是岭南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前赴后继,这是一腔热血,是家国情怀,更是历史文脉。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岭南的美术人“匕首投枪”,展开了革命的激情岁月。而要实现鼓动、激励民众的目标,雅俗共赏的写实技法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主办者将百年岭南美术大展命名为“其命惟新”,是极有深见的。

因此,岭南美术近百年来,作为岭南文化的视觉组成部分,其技法上的写实性和功用上的公众性,既是百年来时代情怀使然,也是千年间文化根基的必然。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命悬一生》,悬疑剧的外壳下展示人性的考验

◆ 吴翔



起初点开《命悬一生》,是被“木箱藏尸”的悬疑钩子勾住的。本以为是部快节奏追凶剧,可追着追着就发现,比起猜凶手,更让人揪心的是剧中人的命运——这分明是借着罪案的壳,剖开了一群小人物被命运推着走的人生,藏着漂泊的苦,更藏着复杂的人性。就像剧中吴细妹所说:“人生就像小孩子用手搓的汤圆,可能搓的时候,连手也没有洗,哪有什么黑的白的,最后都成了灰扑扑的。”

这部剧的故事,是从一只藏尸木箱开始慢慢抽丝剥茧的。老警员孟朝带着新人童浩追查这起命案,没想到一查就牵扯出跨越十余年的恩怨,还连带着“案中案”:每具尸体背后,都缠着徐庆利、吴细妹、倪向东、曹小军这四个人的人生。徐庆利本是善良人,却因替人背锅被迫逃亡,路上抢了倪向东的身份想重新生活,没想到既背负了对方的原罪,又从受害者慢慢变成了施暴者;吴细妹更苦,被迫嫁给有家暴并杀妻埋尸的前夫,被恐惧逼得杀夫出逃,后来和倪向东相恋,可对方染毒性情大变,她只能再次挥刀,最后和曹小军组建家庭,却又因过往的秘密陷入连环困局。被盗用身份的倪向东,小心翼翼生活的曹小军,都被卷进这张命运的网里,几个人的人生交织缠绕,谎言叠着谎言,让原本简单的凶案,变成了一场扯不清的罗生门。

而这些“案中案”的悬疑细节里,藏着的不是简单的罪恶,而是沉甸甸的故事。剧中没有纯粹的“坏种”,徐庆利抢身份是想活下去,吴细妹挥刀是想逃出去,曹小军护着吴细妹是想守住小家,看似无辜的倪向东被困在底层的无奈里——他们的每一步选择,都带着被生活逼到绝路的狼狈。他们的生活里,满是家暴、压榨、焦虑,精神上更被局限在方寸之地。令人揪心的是,现实中的他们资源有限、认知也有限,当他们想抗争

时,想到的只有一次的暴力。困在笼子里的人,再怎么挣扎,都逃不出自己的认知和处境。

说到吴细妹,就不得不提饰演她的李庚希。从《漫长的季节》里蜕变成复仇者的沈墨,到这次《命悬一生》里在命运里挣扎的吴细妹,她总能把这种“苦命女性”演得入木三分。为了贴合角色,她专门练了剧中那口火遍全网的“海普”,从前期怯生生的少女,到后期被生活磨得疲惫不堪的妇人,一个眼神、一句带着口音的台词,都透着一个女性的无奈与倔强。

而剧中这口“海普”,也不止是台词那么简单。观众调侃“看完剧口音都变了”,可笑笑着就品出了涩味:这混杂的腔调,哪里是乡音,分明是徐庆利、吴细妹们回不去故乡、扎不下根的证明。他们的人生就像这口音,处处是异乡,处处没归处,漂泊感刻进了骨子里。

《命悬一生》只是拿悬疑当个噱头,借着罪案讲透了剧中那些小人物的挣扎,有些“作恶”的人背后藏着的身不由己。当我们为剧中人的命运揪心时,其实也看懂了一个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但再难也别碰法律的红线,再苦也别丢了善良的底线,选对路,比什么都重要——毕竟有些选择一旦错了,就真的回不了头了。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穿戴上身』

——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妆造大赛的新时代意义

◆ 朱光

中国首次由政府主办的Cosplay大赛——上海市民文化节妆造大赛10月26日于长风大悦城决出“百强”,以“国潮X次元”的主题,呈现出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日渐成为妆造领域的亮色。由此,“Cosplay”这个外来词汇也推广了其中文名——“妆造”。该大赛倡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穿戴上身”,让妆造这一颇具人民性的文娱活动,在新时代寻找到了自身价值。

近年来,上海成为“次元文化”浓度最高的城市,逢年过节火车站附近经常有妆造爱好者拖着行李箱抵达。据悉,全国的跨次元人口到2024年已超过5亿,其中核心消费者已超过1亿——这些数字还会不断增长。次元文化“跨”得合适,还是消弭代际隔阂、赋能经济生产、融合家庭情感、提供情绪价值最妥帖的创新社交方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身就能凝聚市民的妆造,成为今年上海市民文化节的新创大赛,并被命名为“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妆造大赛”。

决赛颁奖现场,拓展了我们对妆造内容的固有印象。游戏《原神》中原先由京剧演员演唱的《神女劈观》被改编成越剧版登台亮相。该游戏中的音乐,以国家级非遗项目——江南丝竹的形式,再度由妆造好的青年乐手演奏出来,别具一格。而男性妆造热衷的甲冑——也以历朝历代的方式呈现出来。据说,他们平常都是练武之人,魁梧,才能撑起一套甲冑,甚至参与国际“全甲格斗”可以拿到前三名。全甲格斗,就是身穿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甲冑,进行近身格斗的体育赛事。我国选手早在2016年就加入了这一赛事。此番出现在妆造舞台上,显得阳刚且阳光。在千余名选手中最后进入“百强”的还有可爱的孩子。一个戴着眼镜、装扮成哪吒的孩子,还不忘把混天绫固定在脑后,显得更为形象生动……

早在2002年,“Cosplay”这个由“costume”(盛装)与“play”(扮演、游戏)结合起来的词,就见诸主流媒体。通常是指爱好者,对文艺作品中的角色化妆、造型的模仿穿戴、姿势复刻等,并参与公众亮相的活动。其群众性、自发性、人民性最为可贵,如果再拓展到编曲、编剧等创作领域,就进入当前风行的“新大众文艺”范畴。但凡因装扮“出众”而受雇于网游动漫公司,那就成为“模特”甚至“演员”,而非“妆造爱好者”。因而,市民文化节是最适合吸纳妆造这一形式的官方节展。于是,市民文化节与上海市动漫行业协会携手,与普陀文旅一起主办了这一创新盛会。顺应当前文旅商体展促消费的潮流,在长风大悦城举办“百强”展示。

这一创举也很受妆造爱好者的欢迎。多年来,他们也不仅仅满足于在大街上、商圈内等“生活场景”里走走,也希望“被看见”、有共鸣,力争能在“主流舞台”上得到充分展示。与此同时,国产动画、游戏、戏剧等作品带来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也让他们更愿意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穿戴上身”。加之,春节、端午等传统节日及其习俗已经被纳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逢年过节全国上下倡导复苏优秀传统文化方式,使得马面裙等已经成为春节期间,女性赴宴、访客的“常服”。汉服、甲冑、文创乃至相关国潮装饰的年营业额多年来,也以亿元计。因而,在嘉定、浦东等分赛区依然人头攒动——除了参赛选手之外,还有大量消费者光顾手作、服装、卡牌、桌游等跨次元文创市集。

当跨次元的热风卷着经济上扬的趋势拂面而来之际,以凸显国潮国货风姿的姿态报以共情共鸣,就是首届市民文化节妆造大赛的初心与远瞻。

